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玉機微義卷十四

詳校官太醫院吏目臣周世泰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王宮

玉機微義卷十三

明 徐用誠 原輯

劉純 續增

燥門 結燥附

內經論燥為諸證

諸澁枯涸乾勁皴揭皆屬於燥

按此河間論治已詳然當分大便閟結或消渴之類

為裏證皮膚燥澁乾疥爪枯之類為表證而於陽結

陰結氣盛血少痰欝風熱可得而悉

燥本風熱論

原病式云經曰風熱火同陽也寒燥濕同陰也又燥濕小異也然燥金雖屬秋陰而異于寒濕故反同其風熱也故火熱勝金衰而風生則風能勝濕熱能耗液而反寒陽實陰虛則風熱勝于水濕而為燥也凡人風病多因熱甚而風燥者為其兼化以熱為其主也然陽實陰虛而風熱太甚以勝水濕因而成燥肝主于筋而風氣

自甚又燥熱加之液還聚於胸膈則筋太燥也燥金主於收歛勁切緊濇故為病筋脈勁強緊急而口噤也或病燥熱太甚而脾胃乾涸成消渴者或風熱燥甚怫鬱在表而裏氣平者善伸數欠筋脈拘急或時惡寒或筋惕而搐脈浮數而弦也風熱燥并鬱甚于裏故煩滿而或悶結也及風癇之發作者由熱甚而風燥為其兼化涎溢胸膈燥爍而瘈瘲昏冐僵仆也凡此諸證皆由熱甚而生風燥各有異者由風熱燥各微甚不等故也所

謂中風或筋緩者因其風熱勝濕而為燥乃燥之甚也然筋緩不收而痿痺故諸膹鬱病痿皆屬金肺乃燥之化也如秋深燥甚則草木痿落而不收病之象也是以手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步夫燥之為病者血液衰少也而又氣血不能通暢故病然也

論燥熱勝隂

見消渴門

論結燥病本不同

東垣曰金匱真言論云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藏精於腎又云腎主大便大便難取足少陰夫腎主五液津液潤則大便如常若飢飽勞逸損傷胃氣及食辛熱味厚之物而助火邪伏於血中耗散真陰津液虧少故大便結燥然結燥之病不一有熱燥有風燥有陽結有陰結又有年老氣虛津液不足而結者治法云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結者散之如少陰不得大便以辛潤之太陰不得大便以苦瀉之陽結者散之陰結者熱

之仲景云小便利大便硬不可攻下以脾約丸潤之食傷太陰腹滿食不化腹響然不能大便者以苦藥瀉之大抵津液耗少而燥者以辛潤之有物而結者當下之若不究其源一槩用巴豆牽牛之類下之損其津液燥結愈甚有復下復結極則以至引導於下而不能通者遂成不救之證可不慎哉

按此只是論結燥言裏證也河間所論則兼表裏而言之矣猶宜以燥熱勝隂相火論諸篇兼看

燥證治法

治風之劑

機要大秦艽湯治血弱陰虚不能養筋筋燥而手足不能運動指爪乾燥屬風熱甚者

方見中風門

按此散風熱養血之劑太陽例藥也

麻仁丸

郁李仁　麻子仁各一兩另研　大黄二兩半以一半炒

山藥　防風　枳殼炒各七錢半　檳榔半兩

羌活　木香各五錢半

右為細末煉蜜丸梧子大每三二丸温水下

按此手足陽明足太陽經藥表裏之劑氣分藥也

東垣潤腸丸治脾胃中伏火大便秘澁或乾燥秘塞不通全不思食乃風結秘血結秘皆令秘塞也以潤燥和血疏風自然通矣

麻子仁　桃仁各一兩去皮尖另研　羌活　當歸尾

大黃煨各半兩　皂角仁　秦艽各五錢

右除另研外爲細末五上火煉蜜丸如桐子大每三五十丸食前白湯下又有潤燥丸一方於本方加郁李仁防風是也

按此足太陰手足陽明表裏藥也

治熱之劑

宣明當歸龍膽丸

方見火門

清涼飲子

方見熱門

和血潤下之劑

東垣導滯通幽湯治大便難幽門不通上衝吸門不開噎塞不便燥閉氣不得下治在幽門以辛潤之

當歸　升麻　桃仁各一錢另研　生地黄

熟地黄各半錢　紅花　炙甘草各三分

右件作一服水煎調檳榔細末半錢服加大黄名當

歸潤燥湯

元戎四物湯治臟結秘澁者

當歸　熟地黃　川芎　白芍藥

大黃煨　桃仁各等分

右㕮咀水煎或為丸服亦得

按此手足厥陰經藥也

子和脾約丸

麻仁一兩二錢半　枳實炒　厚朴　芍藥各二兩

大黄四兩蒸 杏仁去皮尖炒一兩二錢

右為末煉蜜丸梧子大每三二十丸温水下

潤體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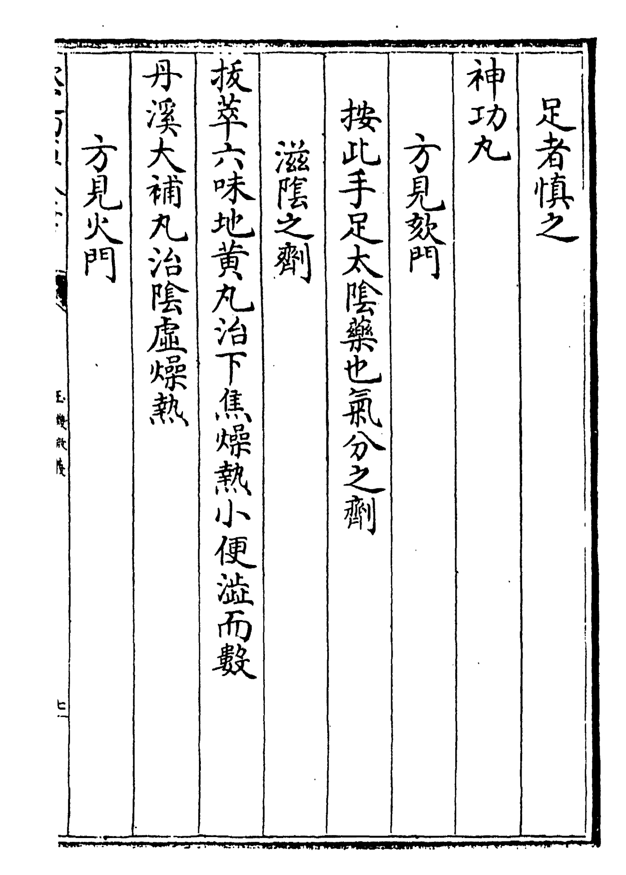
郁李仁 大黄 桂心 黑牽牛

當歸 黄柏各半兩 輕粉少許

右為末水丸如梧子大每三四十丸温水下

按已上二方一氣分藥一血分藥也二方故所主不

同然氣血不能宣通者非此莫能療而氣虚津液不



足者慎之

神功丸

方見欬門

按此手足太陰藥也氣分之劑

滋陰之劑

拔萃六味地黃丸治下焦燥熱小便澁而數

丹溪大補丸治陰虛燥熱

方見火門

玉機微義卷十三

玉機微義卷十四

明 徐用誠 原輯
劉純 續增

寒門

內經敘寒氣為痛為積為嘔為泄

舉痛論云寒氣入經而稽泣經脈不行客於脈外則血少客於脈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重中於寒則痛久矣 寒氣客於小腸募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泣不得注

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積　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　寒氣客於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腹痛後泄矣

謹按篇中具寒氣客於諸脈及相引腹股等為痛甚詳宜玩本文為積

又詳見積聚門

論寒為癥瘕堅痞厥逆諸證

原病式曰諸病上下所出水液澄徹清冷下痢清白吐

痢腥穢食已不飢堅痞腹滿急痛癥瘕癖疝屈伸不便厥逆禁固皆屬於寒

論寒為滯下泄瀉欬嗽諸證

詳見滯下等門

按已上諸論病機多屬內中於寒口食生冷所致皆非外感證也因兹所類但以傷寒外感分例然已上病機亦有標本不同故不復叅附詳見各門

脉法

難經曰傷寒之脉陰陽俱盛而緊濇

傷寒論曰脉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　寸口脉浮而緊

浮則為風緊則為寒　浮濇而緊為傷寒

謹按傷寒脉及六經傳變本論已詳茲不備録惟許

學士百證歌第一篇甚得㫖要但其中二句訛舛如

脉浮而緩風傷榮浮緊兼濇寒傷衛正與仲景脉理

差别此非許學士之不精蓋亦後人傳寫之誤也

許學士云仲景言脉大浮數動滑此名陽也沉濇弱

弦微此名陰也脈訣以動脈為陰弦為陽何也大抵此兼衆脈而合言之也唯傷寒如此雜病各見一脈仲景之意若曰浮大者陽也兼之以動滑數之類安得不為陽沉細者陰也兼之以濇弦數之類安得不為陰故仲景論動脈則曰陽動則汗出陰動則發熱數脈見于關上上下無頭尾如豆大厥厥動揺名曰動也又結胸證云脈浮而動浮則為風動則為痛故兼數與浮而言動脈則陽脈陽病也宜矣仲景論弦

者狀如弓弦按之不移弦則為減又曰支飲急弦又少陰證云手足寒脈弦遲故此兼遲而言弦則為陰證脈也宜矣故仲景傷寒脈不可與雜病脈同日而語也今陽證往往浮大而厥厥厥動揺其沈細而弦者必陰證也何疑之有哉故知治傷寒當以仲景脈法為本

脈經曰遲緊為寒　寒則緊弦　濇遲沈細為寒　脈小實而緊者病在内冷　脈沈而細下焦有寒　脈累

累而貫珠不前至有風寒在大腸　脈細小緊急病速進在中寒為疝瘕　寸口脈遲上焦有寒脈緊寒之實也關脈遲胃中寒尺脈遲濇寒在下焦　弦小者寒癖遲而緩微而緊皆有寒也

論傷寒中寒受病不同

丹溪曰仲景論傷寒矣而未及乎中寒先哲治胃大寒而昏用附子理中而安其議藥則得之矣曰傷曰中未聞有議其異同之者因思傷寒有即病有不即病必大

發熱邪循經而入以漸而深中寒則倉卒感受其病即發而暴傷寒之人因其舊有鬱熱風寒外來肌腠自密鬱發為熱其初也用麻黄桂枝輩發表而安以病體不甚虛也中寒之人乘其膚腠踈豁一身受邪難分經絡無熱可發温補自觧此胃氣之大虛也傷寒熱雖甚不死中寒若不急治去生甚遠其虛實葢可見矣

謹按仲景論傷寒至三陰病例可汗外感也韓祇和例温中即中寒也張潔古三陰可下王海藏例可補

皆言內傷也但韓氏不直指中寒而就於隂證立便例例可温中之法與仲景三隂病論證不同乃别立方意指中寒而未甚瑩故丹溪先生重明此意然皆宜詳玩臨證合宜處治也

論隂陽虛盛惡寒與傷寒不同

內經曰陽虛則外寒者陽受氣於上焦以温皮膚分肉之間今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故寒慄　隂盛則內寒者因厥氣上逆寒氣積於

胸中而不瀉不瀉則温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凝則脈不通其脈盛大以濇故中寒

按此言陰陽虚盛為寒本七情所動之致義見調經論篇皆與傷寒中寒受病不同者也

東垣曰夜則惡寒晝則安靜是陰血自旺於陰分也夜則惡寒晝則惡寒是重陰無陽也當亟瀉其陰峻補其陽　夜則安靜晝則惡寒是陰氣上溢於陽中也

按此亦陰盛所致之本病非感寒外因也傷寒外因

三陽惡寒皆表邪未解太陰手足自温故不惡寒少
陰厥陰手足厥逆而惡寒者陰盛然也與此稍異

論陰毒

王海藏云陰毒本因腎氣虚寒因慾事或食生冷物而
後傍風内既伏陰外又傷寒或先感外寒而後伏陰内
外皆陰則陽氣不守遂發陰毒身重眼睛疼身體倦怠
而甚熱四肢厥逆冷額上及手背冷汗不止或多煩渴
精神恍惚如有所失三二日間或可起行不甚覺重診

之則六脈沈細而疾尺部短小寸口或無若服涼藥則渴轉甚躁轉急有此證者急服還陽退陰之藥則安惟補虛和氣而已宜服正元散之類陰證不宜發汗如氣正脈大身熱未差用藥發汗無妨　或寸口小而尺脈微大亦同積陰感於下則微陽消於上故其候沈重四肢逆冷腹痛轉甚或喉不利或心下脹滿結硬躁渴虛汗不止或時狂言爪甲面色青黑六脈沈細而一息七至以來有此證者速宜於氣海關元二穴炙三二百壯

以手足和暖為効仍服金液丹來復丹之類隨證治之

按此言陽氣不守或積陰感於下微陽消於上遂為陰毒與活人書論陰毒為陰氣獨盛陽氣暴絶者殊有發明矣但言不守與消之義而又不若趙氏釋活人書云陰氣極盛陽氣極微為陰毒陽氣極盛陰氣極微為陽毒庶不為竭絶之證義尤明白陰盛格陽

脈附見熱門

論諸證寒熱似傷寒

詳見熱門

謹按世傳以寒痰脚氣食積勞煩四證為似傷寒然以形證較之亦豈止四證而已故集證論

詳見熱門

論傷寒傳變

此事難知云足太陽為巨陽為老陽又為諸陽之首故多傳變爾太陽傳陽明謂之微邪是水傳土也又謂之循經得度傳太陽傳少陽謂之越經傳太陽傳太陰謂

之誤下傳太陽傳少陰謂之表裏傳變之邪太陽爲甚

復傳少陰水勝火火勝水此南北二方之變頃刻之間

其害人也甚於太陽多矣若辨之不早必成不救之疾

況亂投湯藥者乎太陽傳厥陰謂之首尾傳厥陰與督

脈上行與太陽相接又名巡經得度傳災變至重不爲

不多矣

按此可謂發仲景之心法矣趙氏亦曰傷寒六經傳

變或虛或實或冷或熱無非邪氣之所爲也有次第

傳經之陽邪有直入本經之隂邪有下後内陷之邪皆不可不辨也然成無已引華陀云傷寒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即傳裏也與成所論七日不解為再經二七日不解為過經皆大約也故一無治例惟六經傳變為的故太陽傳變居多者因其初感邪氣乘虚而入則傳也有三五日止在本經或十數日不傳者有之有傳過一經而不再傳者亦有之有悞服藥而致傳變者多

矣大抵邪在陽經則易治傳入陰分則危殆盖陽微陰盛正虚邪實矣況悞下内陷汗虚别經者則壊異傾危可立待也學者慎之

論傷寒只傳足經不傳手經

發明曰傷寒受病之由皆出熱論一篇而已皆傳足經不傳手經何也盖傷寒病冬月得之足太陽膀胱經為首次至足厥陰肝經為尾此病惟傷北方與東方及戍土上有足陽明胃濕之専位兼丑上有足太陰脾土之

專位蓋足之六經皆在東北之方經云冬傷於寒即發者為傷寒春發為溫病夏發為溫疫為病最重此之謂也仲景云無奇經則無傷寒緣奇經皆附足六經不附手經寒邪只傷足經者為有奇經故也長夏為大熱病者夏火既王火之方與秋之分皆手經居之水方與春之分皆足經不足及夏火王客邪助于手經則不足者愈不足矣故所用之藥皆泄有餘而非足經藥何者泄有餘則不足者補矣此傷寒只先足經而不言手經也大

大意如此至於傳手經者亦有之矣

論傷寒傳手經

此事難知曰傷寒傳至五六日間漸變神昏不語或睡中獨語一二句目赤唇焦舌乾不飲水稀粥與之則嚥終日不與則不思六脈細數而不洪大心下不痞腹中不滿大小便如常或傳至十日以來形貌如醉人虛見神昏不已多用承氣湯下之則誤矣蓋不知此熱傳手少陰心經也然而又未知自何經而來答曰本太陽經

傷風風為陽邪陽邪傷衛陰血自燥熱畜膀胱壬病逆傳於丙丙丁兄妹由是傳心心火自上迫而熏肺所以神昏也謂肺為清虚之藏内有火邪致令神昏宜梔子黄芩黄連湯若脉在丙者導赤散脉在丁者瀉心湯若誤用凉膈散乃氣中之血藥也在左手寸脉沈滑有力者則可用之或用犀角地黄湯近於是也本方所説若無犀角以升麻代之是陽明經藥也此解陽明經血中熱藥若脉浮沈俱有力者是丙丁中俱有熱也可以導

赤瀉心各半服之則宜矣此證膀胱傳丙足傳手經也下傳上也丙傳丁也表傳裏也壬傳丁者艮傳離也越經傳也又謂腑傳臟也活人云傷寒只傳足經不傳手經此言不盡意也有從足經而傳手經者何以知之經云傳寒或止傳一經或間傳三經不可一途而取之但憑其脈與外證治之此活法也與食則噦者邪不在胃也不與則不思者以其神昏故熱邪既不在胃誤與承氣湯下之其死也必矣

謹按傷寒本只傳足經已上又例傳手經之義可謂發病機之秘矣葢只是邪藴日久因足經實手經虛故究熱爾有因汗下差悞而傳有因七情或勞倦等而致者有之大抵傳于經必有所因所以古人有救逆復脈等法豈但切中病情實啓後人之意例爾

論傷寒陰分發熱爲反用温汗法

趙嗣真曰詳仲景論發汗湯劑各分輕重不同如麻黄桂枝青龍各半越婢等湯各有等差至於少陰發汗二

湯雖同用麻黄附子亦自有輕重加減之别故以加細辛為重加甘草為輕辛散甘緩之義也其第一證以少陰本無熱比發熱故曰反也葢發熱為邪在表而當汗又兼脉沈屬陰而當温故以附子温經麻黄散寒而熱須汗解故加細辛是汗劑之重者第一證既無裏寒之可温又無裏熱之可下求其所用麻黄附子之意則是脉亦沈方可名曰少陰病身亦發熱方可行發表藥又得之二三日病氣尚淺比之前證亦稍輕故不重言脉

證而但曰微發汗所以去細辛加甘草是汗劑之輕者向使脈不沉身不熱又無他證則是無病人也又何藥焉仲景本分作兩證以别汗劑之輕重活人書却於第二證中除去無證兩字改作常見少陰熱陽證者所謂少陰熱陽証如經云心中煩不得卧或咽瘡聲不出者或欬而嘔渴或口燥咽乾或腹脹不大便數證皆是也夫豈麻黄附子甘草湯發汗劑所可治耶抑又有問焉麻黄附子細辛湯為治少陰病之脈沉反發熱者固

也而仲景又有四逆湯治太陽病之發熱反脈沉者均謂之反也仲景云病發熱頭疼脈反沉若不差身體頭疼痛者當救其裏宜四逆湯此證出太陽篇又云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黄附子細辛湯此證出少陰篇切詳太陽病發熱頭痛法當脈浮今反沉少陰脈沉法當無熱今反熱仲景於此兩證各言反者謂反常也葢是太陽病脈似少陰少陰病證似太陽所以謂之反而治之異也今深究其旨均是脈沉發熱以其有頭

痛故為太陽病陽證當脈浮今反不能浮者以裏虛久
寒正氣裏微所致又身體疼痛故宜救裏使正氣内强
逼邪出外而乾薑生附亦能出汗而解假使裏不虛寒
則當見脈浮而正屬太陽麻黄湯證也均是脈沈發熱
以其無頭痛故名少陰病陰病當無熱今反寒邪在表
未傳在裏但皮膚鬱閉而為熱而在裏無病故用麻黄
細辛以發表邪之熱附子以温少陰之經假使寒邪入
裏則外必無熱當見吐利厥逆等證而屬正少陰四逆

湯證也由此觀之表邪浮淺發熱之反猶輕正氣衰微
脈沈之反爲重此四逆湯爲劑不爲不重於麻黄附子
細辛湯也又可見熟附配麻黄發中有補生附配乾薑
補中有發仲景之旨微矣嗟夫常病用常法夫誰不知
設有證變者或脈變者往往疑似參差亦欲以常法例
治之惑矣如仲景所論太陽少陰兩證脈沈發熱雖同
而受病與用藥自別此實證治之奇異醫法之玄微故
併及之

謹按傷寒六經證仲景例表裏六經藥矣而又於每經表藥中分脉證輕重而用藥如此實萬世無窮之惠也然歷世而下得此意例之妙者能幾人哉但近世習俗不求其意托時世風土之異或例用氣藥以治傷寒表邪逆悮多矣況裏證乎論見後發表諸方下

論傷寒兩感

王海藏曰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以是知内外兩感

臟腑俱病欲表之則有裏欲下之則有表表裏既不能一治故云兩感者不治然所禀有虛實所感有淺深虛而感之深者必死實而感之淺者猶可治治之而不救者有矣未有不治而獲生者矣余嘗用大羌活湯間有生者十得二三故立此以待好生君子用之

按本方治法見後

趙嗣真曰仲景論兩感為必死之證而復以治有先後發表攻裏之說繼之者葢不忍坐視而欲覬其萬一之

可活也活人書云宜救裏以四逆湯後救表以桂枝湯殊不知仲景云太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為太陽邪盛於表口乾而渴為少陰邪盛於裏也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身熱譫語為陽明邪盛於表不欲食腹滿為太陰邪盛於裏也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為少陽邪盛於表囊縮而厥為厥陰邪盛於裏也三陽之頭痛身熱耳聾救表已自不可三陰之腹滿口乾渴縮囊而厥不可下乎活人書引下痢身疼痛虛寒救裏之例而欲施於煩

渴腹滿譫語囊縮熱實之證然乎否乎蓋仲景所謂發表者葛根麻黃是也所謂攻裏者調胃承氣是也活人書所謂救裏則是四逆救表則是桂枝今以救為攻豈不相背若用四逆湯是以火濟火而腹滿譫語囊縮等證何由而除臟腑何由而通榮衛何由而行而六日死者可立而待也吁兩感雖為不治之證矣然用藥之法助正除邪虛實實虛補不足損有餘之理學者不可不素有一定之法於胸中也

傷寒合病併病論

趙嗣真曰愚嘗疑合病與併病之為難明也久矣因姑釋之葢合病者二陽經或三陽經同受病病之不傳者也併病者一陽經先病又過一經病之傳者也且如太陽陽明併病一證若併而未盡是傳未過尚有表證仲景所謂太陽證不罷面色赤陽氣怫鬱在表不得越煩躁短氣是也猶當汗之以各半湯若併之已盡是為傳過仲景所謂太陽證罷潮熱手足汗出大便硬而譫語

者是也法當下之以承氣湯是知傳則入腑不傳則不入腑所以仲景論太陽陽明合病止出三證如前於太陽陽明併病則言其有傳受如此也又三陽經互相合病皆曰下利仲景於太陽陽明合病則主以葛根湯太陽少陽合病主以黄芩湯少陽陽明合病主以承氣湯至於太陽少陽併病其證頭項强痛眩冐如結胸心下痞鞕當刺大椎肺俞肝俞不可汗下太陽陽明併病已見上論但三陽合病仲景無背惡寒語句雖別有口燥

渴心煩背微惡寒者乃屬太陽證而非三陽合病也三陽若與三陰合病即是兩感所以三陰無合病例也

按三陽合病證治見傷寒論陽明例篇

傷寒變溫熱病論

趙嗣真曰按仲景論謂冬月冒寒伏藏於肌膚而未即病因春溫氣所變則為熱夫變者改易之義也至此則伏寒各隨春夏之氣改變為溫為熱既變之後不得復言其為寒也所以仲景云溫病不惡寒者其理可見矣

活人書却於温病曰陽熱未盛爲寒所制豈有伏寒既已變而爲温尚可言寒能制其陽熱耶又於熱病曰陽熱已盛寒不能制亦不當復言其爲寒也蓋是春夏陽熱已變其伏寒即非有寒不能制其陽熱爾外有寒能折陽氣者乃是時行寒疫仲景所謂春分以後秋分節前天有暴寒爲時行寒疫也三月四月其時陽氣尚弱爲寒所折病熱則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是知

時行寒疫與溫熱二病所論陽氣盛衰時月則同至於論暴寒之寒與伏寒已變之寒自是相違名不正則言不順矣仲景又云其病與溫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者要在辨其病源寒熱溫三者之殊則用藥冷熱之品味判然矣

謹按王安道傷寒立法考曰讀仲景書當求其立法之意不然則疑信相雜未免通此而礙彼也夫傷寒有即病者則為傷寒不即病者則謂之溫與暑焉其

類雖殊其所受之源則不殊也夫仲景之書三陰經寒證居熱證十之七八彼不即病之温暑但一於熱耳何由而為寒哉就三陰寒證而詳味之然後知予言之不妄或謂三陰經寒證本是雜病為王叔和增入其中又或謂其證之寒蓋由寒藥誤治而致若此者非也夫叔和之增入者辨脈平脈與可汗可下等諸篇而已其六經病篇必非叔和所能贊辭也但厥陰經中下痢嘔噦諸條却是叔和因其有厥逆而附

遂併無厥逆而同類者亦附之耳至若以藥誤治而成變證則為太陽為多縱使三陰證亦或有寒藥誤治而變寒者然豈應如是之衆乎夫惟後人以仲景書通為傷寒温暑者設遂致諸温劑皆疑之而不敢用韓祗和雖覺桂枝湯之難用但謂今昔之世不同然未悟仲景書本為即病之傷寒設也且其著微旨一書又純以温暑作傷寒立論而即病之傷寒反不言及此已是捨本從末全不能窺仲景藩籬又以夏

至前胸膈悶嘔逆氣塞腸鳴腹痛身體拘急手足逆冷等證視為傷寒謂與仲景三陰證脉理同而證不同遂別立溫中法以治以予觀之其胸膈滿悶嘔逆氣塞等證既與仲景所叙三陰證不同則是內傷雜病豈溫暑病乎況仲景所叙三陰證求對於春夏溫暑之病不亦悖乎雖然祇和時內傷之理未明而又適當溫暑病作之際其為感也固宜若非內傷雜病則不止暴寒所中之病也且但曰寒而當溫然未嘗

求其所以為寒之故也能求其故則知温暑本無寒證其為寒證者皆内傷雜病與暴寒所中也至於劉守真出亦以温暑作傷寒立論而遺即病之傷寒其所處辛涼解散之劑固為昧者有中風傷寒錯治之失而立蓋亦不無桂枝麻黄難用之惑也既於此則無由悟夫仲景立桂枝麻黄湯之有所主用桂枝麻黄湯之有其時矣故原病式曰夏熱用桂枝麻黄之類熱藥發表須加寒藥不然則熱甚發黄或出斑矣

殊不知仲景主桂枝麻黄湯本不欲用於夏月之時矣茍悟夫桂枝麻黄本非温暑之劑則羣疑氷泮矣何也夫寒之初客於表也閉腠理欝陽氣而為熱故非辛温之藥不能開腠理以泄其熱此麻黄湯之所由立也至於風邪傷表雖反踈腠理而不閉然邪既客表則表之正氣受傷而不能流通故亦發熱也必以辛甘温之藥發其邪則邪去而腠理自密矣此桂枝湯之所由立也其所以不加寒藥者葢由寒風在

表又當天令寒冷之時而無所避故也後人不知仲景立法之意故有惑於桂枝麻黄之熱有犯於春夏之司氣而不敢用於是有須加寒藥之論夫欲加寒藥於桂枝麻黄之中此乃不悟其所以然故如此耳若仲景為温暑立方必不如此必别有法但惜其遺佚不傳致使後人有多岐之患若知仲景傷寒論專為即病傷寒作則知麻黄桂枝所宜用之故除傳經熱病之外其直傷陰經與太陽不鬱熱即傳陰經諸

寒證皆有所歸著而不復疑為藥寒誤下而生矣若
春夏有惡風惡寒有汗無汗之證蓋春夏暴中風寒
之新病非冬時受傷過時而發者不然則或是温暑
將發而復感於風寒或因感風寒而動乎久鬱之熱
遂發温暑也仲景曰太陽證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
温病觀此則知温病不當惡寒而當渴其惡寒而不
渴者非温病矣仲景雖不言暑病然暑病與温病同
但復過一時而加重於温病矣其不惡寒而渴則無

異也春夏雖有惡寒惡風表證其桂枝麻黄二湯終難輕用勿泥於發表不遠熱之語也於是而用辛涼解散庶爲得宜茍不慎而槩用之誠不能免夫狂躁斑黄衄血之變而亦無功也雖或者行桂枝麻黄於春夏而效乃是因其辛散之力而偶中於萬一斷不可視爲常道而守之後人以通解散百解散之類不問四時中風傷寒一例施之雖非至正之道然較之不慎而輕用麻黄桂枝以致變者則反庶幾矣若夫

仲景於三陰經每用温藥亦由病之所必須與用之有其時耳若槩以三陰寒證視為雜病而外之得無負於仲景濟人利物之至仁而誤後世乎自先覺不示傷寒温暑異治之端緒但一以寒涼為主而諸温熱之劑悉在所畧致使後之學者視仲景書欲仗焉而不敢以終決欲棄焉則猶以為立法之祖而不能外也能明夫仲景本為即病者設法則桂枝麻黄未必難用諸温熱之劑未必可畧矣若謂仲景法不獨

為即病者設則凡時行及寒疫温瘧風温等證亦通似傷寒六經病諸方治之乎故仲景曰冬温之毒與傷寒大異為治不同又曰寒疫與温病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是知温暑及時行寒疫温瘧風温等病必别有治法今不見者亡之也觀其所謂為治不同所謂温瘧風温温毒温疫脈之變證方治如說之語豈非有法而亡之乎決不可以傷寒六經病諸方通治也夫素問謂人傷於寒為病熱者言常而不言變

也仲景謂或寒或熱而不一者備常與變而弗遺也

仲景槩言古人之所未言大有功於古人者雖欲偏

廢可乎

按右說與前論互有發明皆甚有功於仲景矣然傷

寒卒病與夫時行寒疫但在脈證相符而治之何以

能致變逆也夫審傷寒雜病脈異則所用辛溫辛涼

之劑判然矣大抵於既傳之後變異多端豈無實肖

雜證者故仲景叔和論次雖例有混淆而證因標本

不同治則權變不一證例多同而治療有殊故不能不使人致疑也人能求其意合而歸一以觀之則證例自定證定則治法不差矣但要將經論熟讀玩味有疑處兼看别書如趙氏為活人書釋疑曰活人書之可疑者甚多仲景論亦有可疑者如白虎湯仲景既云表不解者不可與而白虎加人參湯證一曰惡風一曰惡寒豈非表不解而復用白虎何耶葢惡風曰微則但見於背而不至甚於惡風曰時時則時或

乍寒而不常是表證已輕非若前證脈浮發熱無汗全不解者加之大熱大渴所以用白虎而無疑也又曰仲景論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為欲愈若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黃各半湯仲景之意蓋以得病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十

六字為自初至今之證以下文乃是已後擬病防變之辭當分作三截看若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浮緩為欲愈此一節乃裏和無病而脈微者邪氣微緩也陰陽同等脈證皆向安之兆可不大汗而欲自愈若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之此節宜温之若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少汗出其身必痒宜各半湯此一節必待汗而後愈也活人書不詳文意却將

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九字本是欲愈之證反以他證各半湯汗之又將不可汗吐下證及各半湯證語句並脫畧而不言取此證而用彼藥汗其所不當汗何也若是可見仲景文法多如此學者必須反復詳玩熟觀其意其例自見則治不差矣故趙氏嘗曰仲景之書一字不同則治法霄壤讀之者可不於片言隻字以求其意歟幸相與勉焉

論傷寒雜病分二科

王海藏云世之治傷寒有法療雜病有方是則是矣然猶未也吾謂治雜病亦有法療傷寒亦有方方即法也法即方也豈有異乎要當全識部分經絡表裏臟腑豈有二哉以其後世才智之不及古也所以分傷寒雜病為二門故有長於此而短於彼者亦有長於彼而短於此者逮夫國家取士分科為七宜乎愈學而愈陋愈專而愈粗也試以傷寒雜病二科論之傷寒從外而之內者法當先治外而後治內雜病從內而之外者法當先

治內而後治外至於中外不相及則治主病其方法一也亦何必分之為二哉大抵雜病之外不離乎表傷寒之內不離乎裏表則汗裏則下中則和不易之法也劑之寒熱溫涼在其中矣餘風產二條目疾瘡腫小兒等科各自專門無怪其工之陋且粗也是以知證不知脈知藥不知源是豈真知而全識哉耳熟目厭習壞多經涉久誤合則病愈不契則疾甚所嘗見所嘗聞者粗有曉會其所未嘗見未嘗聞者則有所不知也此繼述而

不及赦物者遠矣嗚呼天之所錫其智識有限量故耶哀哉庸夫以衣食迫以口舌爭視學業如仇讐專妬忌為能幹悞人性命恬不知恤甘為忍人不顧陰理其教之有所失耶時世之有所俾然耶抑疾者之不幸而有所自致耶

謹按漢張仲景推充内經傷寒脉證論例立法雖因證傳變而不離即病之傷寒也至宋之季有托時世之異乃别立方用參蘇藿香正氣之類而遺即病之

傷寒使世俗因之往往失仲景意況與雜病分二科專傷寒者尚不能備曉其通變主雜病者而不能遍識其彷彿宜乎其教之乖悮為疾之不幸使人不能無憾恨也噫仲景推充内經大法可謂無窮之惠人猶不知其例三百餘法備即病傷寒之傳變宋醫所論為時氣變法非真傷寒也故其方不多且病從外而之内者不離乎風寒暑濕其間傳變者餘傷寒皆輕從内而之外者不離乎内傷七情其間壞異者非

傷寒之重故有輕重不同因分二科大抵學者要於診候之際辨內外之感傷寒表裏之輕重雜病傷寒脈證所異傷寒雜病治法不殊不殊者雜病之外不離乎表傷寒之內不離乎裏所異者傷寒從外而之內雜病從內而之外外感法仲景內傷法東垣六氣推充乎劉張雜病融會乎諸氏萬法歸吾一心一心貫乎萬法不致得此而失彼為二科之分遺乎世之譏誚也

寒証治法

發表之劑

麻黄湯治傷寒惡風寒發熱身疼無汗

麻黄六錢　桂枝四錢　甘草炙二錢　杏仁二十箇

右㕮咀水煎如法服

按此太陽經藥也

葛根湯治傷寒惡寒項背强几几無汗惡風或下利

葛根四錢　麻黄　生薑各三錢　桂枝

芍藥各二錢 甘草炙二錢 大棗三枚

右㕮咀水煎如法服之

按此出太陽例陽明藥也

柴胡桂枝湯治傷寒發熱潮熱脉弦自汗或渴或利

桂枝二錢 黄芩 人參 白芍各一錢半

甘草炙一錢 半夏一錢 生薑一錢 柴胡四錢

大棗二枚

右㕮咀水煎服

按此出太陽例少陽經藥也

桂枝湯治傷風寒發熱自汗鼻鳴乾嘔者

桂枝　白芍　生薑各三錢　甘草炙二錢

大棗二枚

右㕮咀水煎如法服

按此出太陽例太陰經藥也

麻黃附子細辛湯治感寒脈沈或微細反發熱或但欲寐者

麻黄　細辛各四錢　附子炮二錢半

右㕮咀水煎

按此少隂經藥也

當歸四逆湯治感寒手足厥冷脈細欲絶者

當歸　桂枝　白芍　細辛各三錢

大棗三枚　甘草炙　通草各二錢

右㕮咀水煎

按此厥隂經藥也已上六經治寒之例隨脈證加減

變法自有仲景論例玆不詳錄

桂枝麻黄各半湯治傷寒見風脈發熱自汗或無汗

桂枝二錢　白芍　生薑　甘草炙

麻黄各一錢半　大棗二枚　杏仁十二箇

右㕮咀水煎

按此足太陽手足太陰手少陰經藥出太陽例治風寒之劑也夫仲景論已上六經藥然其中有發表解肌温經不同葢風寒有淺深榮衛有虛實故也學者

審此則用藥湯液之源可得而悉又表裏變悞詳見

小兒門葛根升麻湯下

謹按傷寒與夫時行寒疫皆宜從仲景已上法然立

春已後立秋已前非有時行暴寒而致病者宜從韓

祗和法較脈證治之元戎云韓氏十四藥以經絡求

之各有部分輕重緩急自有所宜運氣加臨各極其

當因時在其中矣不必分至之遠近寒暑之盛衰而

謂之因時也但方世俗罕用今附入濕門

海藏云韓氏微旨可汗一篇有和解因時法言傷寒之脉頭小尾大傷風之脉頭大尾小李思訓保命新書亦分寸尺與韓氏同非若前人總言尺寸脉俱浮而緊尺寸脉俱浮而緩緊則為傷寒無汗緩則為傷風自汗又有傷寒有汗者有傷風無汗者脉亦互差與證不同前人已盡之矣惟韓李所言頭小尾大即為傷寒尾小頭大即為傷風也人病間有脉證只顯于尺寸者故韓李述為和解因時法也又恐後人疑

其不與前聖合遂于本方藥内又立加减數條亦不越前人之意何其當哉蓋二公者當宋之盛時故又戒桂枝麻黄不可輕用改用石膏升麻葛根柴胡之平劑當時則可非百代常行時世遷移之活法也可汗一篇若從湯液隨證應見自有定規雖明哲不可踰

易簡參蘇飲治感冒風邪發熱頭疼痰欬

方見熱門

局方十神湯治時氣瘟疫兩感風寒

川芎　甘草　麻黄各四錢　乾葛一兩四錢

紫蘇　升麻　白芍　白芷

陳皮　香附各四錢

右㕮咀入薑煎每服半兩或一兩

藿香正氣散治傷寒頭痛增寒壯熱

大腹皮　白芷　茯苓　紫蘇

藿香各三錢　厚朴製　白朮　陳皮

桔梗　半夏各二錢　甘草炙二錢半

右㕮咀每五錢入薑棗煎

按已上三方今世俗多用之治傷寒故收入然傷寒之病表裏六經仲景言在三陰則可汗傳三陰則宜下此大畧言之爾於陽明則又可下少陰則又可汗一經病則有一經表裏藥病居太陽所禁居多在少陽有三禁陽明有二禁三陰非胃實不可下之類併病用刺法是各有其故者葢恐反致逆而成壞證之

戒也至宋之時治傷寒者有變仲景法製已上諸方緣其承平日久民食用之志樂形逸病居疑似之間本因氣逸經滯乃用其法然其間豈全捨仲景之法哉金時劉守真製防風通聖散亦是變法義見中風例中當遇是證則必施是治可也然於傷寒不辨邪於其經深求仲景意例當汗之可設妄以此施治則先虛正氣逆其經絡得汗不解復不求經救逆亂投湯劑其致危殆也必矣是則宋醫處方皆平人氣而

不平時氣因於人用藥而不先乎時因於時用藥而不先乎人其理得於人事天和之中其意得於不傳之妙離經取法固不離於經專方治病病固不可以專於方然亦未易可為格例也以待後之明者而正之

温中之劑

真武湯治傷寒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下痢

茯苓　白芍　生薑各三錢　白朮二錢

附子一錢半

右㕮咀水煎

附子湯治感寒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疼惡寒脈沈弱

附子　人參各二錢　茯苓　白芍各二錢

白术四錢

右㕮咀水煎

按此二方少陰例藥也治寒濕之劑

理中湯

人參　白术　乾薑　甘草炙各等分

右㕮咀水煎

韓氏温中湯

丁皮　厚朴各一兩　乾薑　白术

陳皮　丁香各二錢

右為末每服二錢入葱白荆芥穗煎

按韓祇和云凡病人兩手脉沈遲或緊皆是胃中寒

也若寸脉短小及力小於關尺者此陰盛陽虚也或

胸膈滿悶腹中脹滿身體拘急手足逆冷急宜溫之

然寒盛體虛者宜從少陰例此止可作溫中藥姑存之

海藏黃芪湯

人參　黃芪　茯苓　白朮

白芍各一兩　甘草炙七錢半　乾薑　陳皮

藿香各半兩

右㕮咀入生薑煎

按已上三方出理中例法也

寶鑑鐵刷湯治寒積上焦嘔吐不止痰飲胸膈不快食不下

半夏四錢　草豆蔻　丁香　乾薑炮

訶子皮各三錢　生薑一兩

右散作三服水煎

附子理中丸治中焦有寒腹痛或感寒頭痛發熱惡寒腹痛不飲水

理中湯三兩 附子一枚

右為末蜜丸如雞黃大每一丸溫湯化下

元戎苦楝丸治下焦有寒積小腹急痛奔豚等證

川苦楝 茴香 附子各一兩三味酒煮乾再焙

玄胡半兩 全蝎炒十八箇 丁香十八箇

右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五十丸食前當歸湯下

按已上諸方治寒積或食寒物等致者雖分三焦等

用則不離乎溫中法也然寒冷之物停蓄於中則當

温劑下之者又不必拘此如氣分寒宜仲景桂枝附子湯選用血分寒宜當歸四逆湯之類要在臨時通變可也

發表温中之劑

小青龍湯治感寒發熱頭疼脈沈細或嘔或欬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

麻黄　白芍　乾薑　甘草炙

細辛　桂枝各二錢　五味子　半夏各一錢半

附子炮二錢脈浮不用

右㕮咀水煎

海藏肉桂散治傷寒服冷藥過度心腹脹滿四肢逆冷昏沈不識人變為陰毒惡證

肉桂三錢　白芍　陳皮　前胡

當歸　附子炮　人參各一兩　白朮

木香　厚朴炒　良薑各三錢　吳茱萸半兩

右為粗末每服五錢入棗三枚水煎

天雄散治陰毒傷寒身重背强腹中疞痛咽喉不利毒氣攻心心下堅强短氣嘔逆唇青面黒四肢厥逆其脈沈細而厥

天雄一兩炮去皮　麻黄　當歸　白术

半夏各半兩　川椒一錢　肉桂　厚朴各一兩

生薑　陳皮各二錢

右為粗末每五錢入生薑棗煎取汗

按已上二方表裏氣血藥也出太陽例兼看後兩感

法

發表攻下之劑

桂枝加大黃湯治寒邪傳裏為大滿大實痛闗脉實者

桂枝　生薑各三錢　白芍四錢　甘草二錢半炙

大黃一錢　大棗二枚

右㕮咀水煎

按此太陽例藥也邪雖已傳寔未變熱故用此攻下

然既傳之後邪已變熱而用和解下熱諸法則不用

温劑矣故大柴胡等湯詳見熱門及本論例玆不備錄

和解之劑

柴胡薑桂湯治寒熱自汗

方見熱門

小柴胡湯治傷寒潮熱而嘔

按此並少陽例藥也

黄連湯治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痛欲嘔吐者

黄連　甘草炙　乾薑　桂枝各二錢

人參　半夏各一錢半　大棗二枚

右㕮咀水煎

按此出太陽例藥也與已上三方解表裏中上陰陽交錯之劑傷寒論此法甚多宜隨證選用

解兩感之劑

海藏大羌活湯

羌活　獨活　防已　防風

黄芩　黄連　蒼朮　白朮

甘草炙　川芎　細辛各三錢　知母

生地黄各一兩

右㕮咀每半兩水煎熱服未解再服一二劑若有餘證並依仲景法

按此出太陽例藥也然傷寒兩感亦有兼風兼濕不同或表裏俱虛俱實之異保命集云兩感可治者感異氣也使表中於風内傷於寒可治者宜加味小青

龍湯表熱內寒宜和解之此方宜治表中於風內有熱者則表濕裏寒表寒裏濕表裏證俱見者宜擴充也大抵兩感多表裏俱虛是以易老曰當切脈逆從知其吉凶兩感之邪三陰三陽皆有之脈從陽可治從陰難治陽生陰死之謂也

陰毒外接法

迴生神膏治陰毒傷寒

牡蠣　煉粉　乾薑等分

右為末男病用女唾調手內擦熱緊掩二卵上得汗出愈女病用男唾調掩二乳取汗

代灸塗臍膏

附子　馬藺子　蛇床子　木香

肉桂　吳茱萸

右六味等分為末用白麪相和生薑汁煨成膏紙上圓三寸許貼臍下臍元氣海自晚至曉貼之

陰毒傷寒四肢逆者

吴茱萸不拘多少

右為末温酒和匀生絹袋盛之熱熨脚心令通暢愈

若以為湯煎洗接四肢亦可

灰包熨法治下焦積寒冷上焦陽盛更難投温藥者用

灰二三升許入好醋拌和乾濕得所銚内炒令灰熱

以帛包裹置臍下熨之頻換灰包令常熱以腹不滿

痛為度如得利三兩行或小便行或微似有汗此陰

氣外出也

灸法　附灸法論

氣海穴在臍下一寸五分治隂厥脈微絶者

石關一穴在臍下二寸

關元一穴在臍下三寸治臓結不可攻者及隂汗不止

腹脹腸鳴面黒指甲青者宜灸百壯

陽陵泉二穴在膝下一寸潔古曰煩滿囊縮宜灸此

太谿二穴在足内踝後跟骨上動脈陷中灸七壯治少

隂吐利手足不冷反熱脈不至者

按傷寒灸穴詳見資生經故不備録大抵不可刺者宜灸之一則沈寒痼冷二則無脈知陽絶也三則腹皮急而陽陷也捨此三者餘皆不可灸蓋恐致逆也

今附灸法于左

醫學發明曰鍼經云陷下則灸之天地間無他惟陰與陽二氣而已陽在外在上陰在内在下今言陷下者陽氣下陷入陰血之中是陰反居其上而覆其陽脈證俱見寒在外者則灸之異法方宜論云北方之

人宜灸焫也爲冬寒大旺伏陽在内皆宜灸之以至理論則腎主臓藏陽氣在内冬三月主閉藏是也若太過則病固宜灸焫此陽明陷入陰水之中是也難經云熱病在内取會之氣穴爲陽陷入陰中取陽氣通天之竅穴以火引火而導之此宜灸焫也若將有病者一槩灸之豈不誤哉仲景云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爲邪則爲煩逆追虚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内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又云脈浮宜以汗

解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下必重
而痺名火逆也脈浮熱甚而灸之此為實實而虚治
因火而動必咽燥唾血又云身之穴三百六十有五
其三十穴灸之有害七十九穴刺之為災并中髓也

仲景傷寒例

按明堂鍼經各條下所說禁忌明矣内經云脈之所
見邪之所在脈沈者邪氣在内脈浮者邪氣在表世
醫只知脈之說不知病證之禁忌若表見寒證身汗

出身常清數慄而寒不渴欲覆厚衣常惡寒手足厥
皮膚乾枯其脈必沉細而遲但有一二證皆宜灸之
陽氣下陷故也若身熱惡熱時見燥作或面赤面黄
咽乾嗌乾口乾舌上黄赤渴咽嗌痛皆熱在外也但
有一二證皆不宜灸其脈必浮數或但數而不浮不
可灸灸之災害立生若有鼻不聞香臭鼻流清涕眼
瞼時痒或欠或嚏惡寒其脈必沉是脈證相應也或
輕手得弦緊者是陰伏其陽也雖面赤宜灸之不可

拘於面赤色而禁之也

附虛寒溫經諸方

補肝散治肝臟氣虛視物不明兩脇脹滿筋脈拘急面色青小腹痛

山茱萸　當歸　五味子　山藥

黃芪　川芎　木瓜各半兩　乾地黃

白朮各一錢　獨活　酸棗仁各四銖

右末每二錢七以水煎入棗一枚

茯神湯治膽氣虚冷頭痛目眩心神恐畏不能獨處胸中滿悶

茯神 酸棗仁炒去 殻 黄芪 白芍

五味子 柏子仁各一 兩 桂心 熟地黄

人參 甘草各半兩

右㕮咀每四錢半入薑煎

補心丸治本臟虚冷善恐怖如魘狀及女人産後中寒腹痛月水不調

當歸　川芎　白芍　甘草

附子　防風　桂心　細辛

乾薑　蜀椒　厚朴　半夏

大黃　猪苓各一兩　茯苓　遠志各二兩

右末蜜丸如梧子大酒服五七丸日三加至十丸

椒附丸治小腸虛冷小腹疼小便頻而清白

椒紅炒　桑螵蛸炙　龍骨　山茱萸

附子炮　鹿茸酒蒸焙

右等分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六十丸空心鹽湯下

檳榔散治脾寒飲食不消勞倦氣脹噫意滿憂恚不樂

檳榔八箇　人參　茯苓　陳麯

麥蘖　吳茱萸　厚朴　白朮各二兩

陳皮一兩半

右末食後酒服方寸匕日二次

進食散治胃氣虛冷或食生冷或飲食不節胸膈痞塞

腹脹怠惰不思食惡心溏泄

半夏麯　肉豆蔻煨　草果仁　高良姜

麥蘖炒　附子炮　丁香　厚朴

陳皮　人參　青皮　甘草炙半兩

右㕮咀每四錢入薑棗煎

白石英湯治肺氣虛弱惡寒欬嗽鼻流清涕喘息氣微者

白石英　細辛　五味子　陳皮

鍾乳粉　阿膠　蛤粉　桂心

人參　甘草炙各五錢　紫苑一兩

右㕮咀每四錢入薑煎

訶梨勒丸治大腸虛冷腸鳴泄瀉腹脇氣痛飲食不化

訶子　附子　肉豆蔻　木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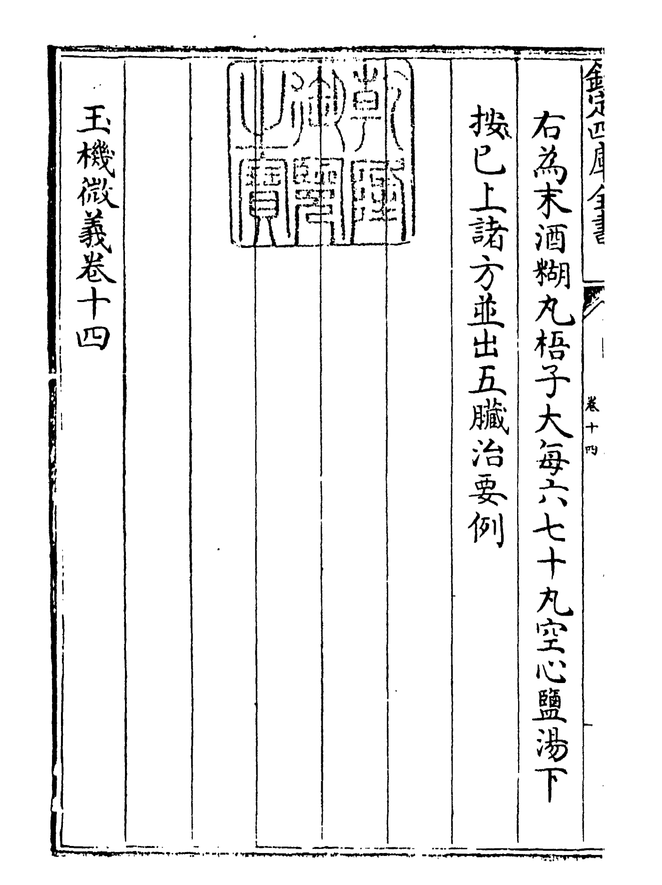
吳茱萸　龍骨　茯苓　畢撥各二錢

右末薑汁糊丸梧子大每四五十丸空心米湯下

十補丸治腎臟虛弱面色黎黑足冷足腫耳鳴耳聾肢

體羸瘦足膝軟弱小便不利或多或少腰脊疼痛

附子炮　五味子各一兩　山茱萸肉　山藥
牡丹皮　鹿茸製　桂心　茯苓
澤瀉各一兩
右為末煉蜜丸梧子大每六七十丸空心鹽湯下
韭子丸治膀胱虛冷小便白濁滑數日夜無度
赤石脂煆　韭子炒　牛膝酒浸　牡蠣煆
附子炮　覆盆子酒浸　桑螵蛸　鹿茸製
龍骨　肉蓯蓉各一兩　雞肶胵燒灰　沈香各五錢



右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六七十丸空心鹽湯下

按已上諸方並出五臟治要例

玉機微義卷十四